

典藏柏杨·杂文



新城对

柏杨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新城」系指台北近郊柏杨居家所在的「花园新城」，「对」，是针对媒体编辑、记者，或独立撰稿人所提出问题的回答。在这本对话集里，读者可以更有现场感地聆听到一位智者对恶政的怒吼，对人性尊严及人格的呼唤。

典藏柏杨·杂文

I267.1/189

:1

2007

新城对

柏
杨
著

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城对/柏杨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 - 7 - 02 - 006116 - 7

I. 新… II. 柏… III. 柏杨 - 访问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1805 号

责任编辑: 常雪莲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校对: 马云峰 责任印制: 张文芳

新 城 对

Xin Cheng Dui

柏 杨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1 千字 开本 68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5.25 插页 6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116 - 7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写柏杨版《资治通鉴》时的柏杨（1983—1992）



八十岁的柏杨与夫人张香华



五十年代柏杨（左一）与文友合影



1984年，柏杨张香华同时受邀参加爱荷华写作工作坊，在聂华苓家与保罗·安格尔（前排左二）、湛容（后排左三）、徐迟（后排左二）等合影



柏杨夫妇与聂华苓夫妇



柏杨与作家湛容翩翩起舞



1993年5月，柏杨重返故居，河南辉县常村



柏杨与夫人张香华在故乡河南



柏楊是各類雜誌的常客，上圖截自《中國男人》雜誌封面故事，下圖截自《新概念》雜誌封面故事



出版说明

柏杨的创作大体可分为小说、杂文、历史三大类,总计百余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的作品陆续被引进大陆,并引起广泛注意。为方便读者快捷而系统地了解柏杨的写作风格和创作成就,我社特按类别编辑出版了这套“典藏柏杨”丛书。

“典藏柏杨”将分“典藏柏杨·历史”、“典藏柏杨·杂文”、“典藏柏杨·小说”三大系列,分别收录柏杨各类创作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其中“小说”系列是大陆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引进出版柏杨的小说;“杂文”系列则特请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绘制了插图。征得柏杨先生同意,我们对个别文字进行了加工。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7年10月

目 录

历史的镜子	1
亵渎君主的柏杨	8
士大夫和中国人	11
炉边漫谈	15
台湾海峡两岸的对话	34
很难绝对客观	43
怎么看中国历史	47
从人治到法治	55
怎么看法律	60
恨铁不成钢·不满都是爱	65
了解变幻莫测的中国	73
我很高兴在这里生根	77
塑像之岛	81
两性之间	90
女权与人权	95
华文与华人	110

华人才是真正的经济动物	123
中华文化的反省与重建	132
中华民族是不是受了诅咒?	147
两岸之间	158
不一样的念头	163
民主的实践与挫败	178
生活真相	184
人权与人生俱来	195
中国往何处去?	205
走过死荫幽谷	209
见书就读的人	217
从历史看未来	224
中华文化缺少了些什么?	227
“老庄稼汉”呼唤“尊严”	232
建新跑道·换新骑士	235

历史的镜子

访问者李宁女士

文载 1984 年 3 月 6 日台北《政治家》杂志第四期

问：从推广历史古籍方面看，你译《资治通鉴》，的确功不可没，但你一直很挑剔中国文化的，译《资治通鉴》是否有你独特的理由？

柏 杨：我的目的不是复兴中华文化，而只是把一般人不太了解的古书翻译成现代语文。我认为中华文化中有很多是不值得复兴的，像残酷的刑罚、诛杀九族、口供主义、宦官制度、小老婆制度、君尊臣卑、不把人当人的观念，都是邪恶的东西，不但不值得复兴，而且还应该彻底消灭。

我翻译《资治通鉴》，只是希望现代人能了解古代中华文化是什么，因为在大家高唱复兴中华文化的时候，很多人都误以为中华文化全都优美，无懈可击。当然，中华文化有它的优美之处，但并不是全都优美。我希望现代人在了解传统文化之后，进一步地分辨什么是优美的，什么是不优美的。凡是不优美的，都该抛弃废除。换句话说，我盼望大家对中华文化不要顺着人家的嘴巴说，而应该透过自己的思考，直接认定。

问： 在你翻译的《资治通鉴》中，《柏杨曰》是很叫座的单元，但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以学术观点来看，评论是违反历史法则的，因为我们不应用今日的尺度评断古人。

柏 杨：所谓历史法则，照那些人的结论，就是说一个人生存在某个时代里，他就突破不了那个时代。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活在二十世纪，就无法有二十一世纪的思想。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项历史法则是正确的，但我们要了解，如果人的智能不能突破时空的限制，历史怎么会有发展和进步？每个时代都要有圣贤大哲在思想上突破那个时代，历史的脚步才能向前走。所以，时代不是不能突破的，历史法则也不是那么肯定与机械。我们只能说，绝大多数人都被他所生存的时空控制，但英雄人物不在此限。

对于司马光，当然不能以现代人的民主、人权观念，要求当时他也要有这种思想或行为，我个人也从来没有责备他在这方面没有建树。但司马光不是平常人，他是个少见的伟大历史学者，我们有权盼望他对他的时代有所突破。卢梭的《民约论》（《社会契约论》）问世以前，法国也从未有过这种思潮，但卢梭的《民约论》（《社会契约论》）突破了那个时代，为什么中国就没有一个人能如此？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前，这世界也没有《资本论》，在美国的总统制诞生以前，这世界也没有总统制，可证明许多新思想都是突破历史法则的。

我觉得司马光不能突破时代是件很遗憾的事。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但我们多么盼望司马光有这样的一个层面。

问： 也有人认为，你对帝王直接称名道姓，而不加上称号，常使人无法立时会意，譬如一讲汉武帝，人尽皆知，但你讲刘彻，很多人不知刘彻是谁。

柏 杨：中国帝王的称号很乱，有些称号甚至有二三十字的，而且时

常不一致,有时明明不是帝王,但他却有帝王的称号,像曹操被称为魏武帝;有些明明当过帝王,但没有帝王的称号,像海昏侯、东昏侯。因此,我们无法从称号来判断这个人的身份。

照理,加诸在帝王头上的称号,本身应该含有褒贬的意义在内。但我们发现有很多不是这样,譬如我们常看到一些荒淫无道的昏君,却有一个很神圣的称号,这实在是对中国人智能的一种侮辱。

虽然我们讲到刘彻时,很多人不知道刘彻是谁,但一讲王莽,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王莽这名字大家常用,刘彻这名字不常用。人类的历史是如此漫长,我们只不过五千年,将来还有一亿个五千年,十亿个五千年,如果我们现在不赶快回头,还要等到何时?尊号象征君尊臣卑,除此之外,别无意义。帝王与我们一样都是人,现代人讲起人权观念都头头是道,为什么还要对帝王的称号这样计较呢?

我们提到刘彻,很多人不知道,但如果各位打开《资治通鉴》,会发现司马光对在位的帝王不但不称其名,也不称其尊号,只称“上”,这样满章满篇都是“上”,请问几千年下来,谁又知道“上”是谁?

因此,我不愿意用皇帝的称号,只是把他们的继承顺序排列下来,譬如谁是第一任君王,谁是第二任君王,这样大家很快就会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位置。好比说汉元帝和汉武帝,到底谁在前谁在后,你一点也看不出来,但你一说第十一任君王、第十二任君王,大家就一目了然。

写出帝王的任数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使他们的身份不因现实政治市场被抹杀、被扭曲,历史真相才更明显。像汉王朝第三任皇帝刘弘、第四任皇帝刘荣,连《史记》都一笔勾销,第九任皇帝刘贺也从根拔除。任数不允许发生这种卑鄙的怪事。